



# 天人之際

——生物人類學筆記

王道還 著

三民叢刊 283



# 天人之際

——生物人類學筆記



王道還 著

三民書局 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天人之際:生物人類學筆記 / 王道還著. -- 初版

一刷. -- 臺北市; 三民, 2004

面; 公分 -- (三民叢刊:283)

含索引

ISBN 957-14-3958-4 (平裝)

1. 科學—通俗作品

307

92020580

網路書店位址 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

© 天 人 之 際

——生物人類學筆記

著作人 王道還

發行人 劉振強
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電話 / (02)25006600

郵撥 / 0009998-5
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門市部 復北店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重南店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初版一刷 2004年1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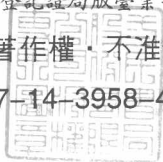
編 號 S 300110

基本定價 參 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·不准侵害

ISBN 957-14-3958-4 (平裝)



### 【生物人類學】

西名 biological anthropology;  
研究人類演化過程，人性的  
生物基礎，以及族群差異的  
學問。

## 純真年代——代序

初中起，就常讀《拾穗》，因為有位同班同學的父親常投稿，到他家裡就能讀到這本月刊。同學的父親是外交官，駐節過美國。同學似乎在美國讀過幼稚園或小學，英文很好，尤其是發音，比起來我總顯得怪腔怪調的。

當時同學的父親在坐牢，據說是政治犯，我們搞不清楚什麼叫政治犯，連問問題都不會，因此從來不明白他父親出了什麼紕漏。我們只知道他英文不錯，在牢裡翻譯文章，登在《拾穗》上，可以賺些稿費。

我愛讀《拾穗》，主要是它內容駁雜，尤其是科學報導。當然，大多是翻譯的。那時國內可以隨意翻譯美國的書報雜誌，根本沒有所謂智財權的問題。記得有一次讀到同學父親譯的〈秋天樹葉為何飄零〉，似乎是從 *Scientific American* 之類的刊物譯出來的，程度不淺，但是我讀得懂的部分，教我大開眼界，印象深刻。

那是在初一下學期吧，瓊瑤在《皇冠》連載《寒煙翠》（民國 55 年 5 月至 10 月），從此「碧雲天，黃葉地，秋色連波……」老在我心裡縈繞，雖然沒看過那種景象，唸唸也覺得有那麼回事。詩詞在不成熟的

腦子裡激起的波瀾，既純又蠢蠢的，現在回想，仍莫名其妙。

但是那篇談樹葉飄零的科學文章，在這種強說愁的思緒中，注入了「理性」。原來樹木在秋天脫卸樹葉，既符合秋收冬藏之旨，也有退藏以避鋒銳之意。樹葉先枯黃才脫落，那是因為其中的有用物質早已經樹枝、樹幹輸送根部儲存，待來春再輸回樹梢，供應新芽，以迎東風。秋風冽冽，北風凜凜，大地龍藏，休養生息是藏器於身的進取之道呢。王陽明(1472-1528)要是懂得這個道理，也不會格竹子格不出個名堂來了。

《拾穗》會連載翻譯小說，但是我沒耐心，只願意讀事後出版的單行本。拾穗月刊社也出版翻譯書，有些書書名就很精彩，例如《國際冷戰用間錄》。<sup>1</sup> 記得最喜歡的是李昂·尤瑞斯<sup>2</sup> 的作品，如講以色列建國故事的《出埃及記》(Exodus, 1958)，當年是美國自《飄》以來最暢銷的書，據說有五十種文字譯本；講柏林危機的《柏林孤城錄》(Armageddon: A Novel of Berlin, 1963)；還有間諜小說《黃寶石》(Topaz, 1967)，以及講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浩劫的《女王七號法庭》(Q.B. VII, 1970)，靈感來自他身為被告的毀謗官司。這本書彭歌(1926-)也譯了，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，書名改為《浩劫後》(民國61年4月初版，筆者當時高三)。

當年國內出版翻譯書，根本不受智財權束縛，因而產生過良性競爭——同一本書由不同出版社請不同

譯者翻譯。《浩劫後》就是個例子，彭歌的譯本拾穗譯本沒得比。

另一本令我印象深刻的書，拾穗月刊社與純文學出版社也打起對臺，就是英國動物行為學家莫理斯(Desmond Morris, 1928-)的 *The Naked Ape* (1967)。這是一本以演化生物學觀點討論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」的書，很快就成為國際暢銷書。從書名就可以看出，作者對我們人類的生物特徵，有極為精確的把握：拾穗譯本譯成《無毛猿》，純文學譯本則直譯《裸猿》(民國60年2月出版，筆者高二)。

一點不錯，人與其他動物比較起來，最大的特徵不是超級大腦，而是光滑的皮膚。人類屬於哺乳綱靈長目，而哺乳動物的特徵是：溫血、哺乳、被毛(以禦寒)。有些哺乳類體表沒有毛髮，那是例外，各有適應的道理，例如鯨豚，是為了方便過水中生活。人類體表的毛髮分佈，僅限於頭、腋下與陰部，而且男女的體毛分佈模式也不一樣，為什麼？

莫理斯討論了好幾個理論，但是他的結論是：人類祖先以打獵維生，為了追逐獵物，非得使身體容易散熱不可，於是脫去濃毛，皮膚的汗腺也增加了。

可惜莫理斯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，考古學家在非洲蒐集到的證據已經顯示：200多萬年前的人類祖先，不靠打獵維生；他們攝取的動物性蛋白質，可能主要來自腐肉——其他肉食動物吃剩的。這是後話，暫且

不表。

拾穗月刊社與純文學出版社還有一個差異：《浩劫後》與《裸猿》都不是「全譯本」。彭歌對原書「稍加節譯」，是為了「適合我們的閱讀習慣」。由於彭歌也寫小說，他操起刀來，倒也輕重得宜。《裸猿》的譯者李廉鳳就外行了，沒受過生物學與動物行為學訓練，真難為她。她刪節的是第二章〈裸猿的性行為〉中「不嫌其煩的描述性交與性器官的文字」，理由是「譯者不慣於寫這一類的字眼」。

那個年代已經消逝了。

王道還

2003.11.19

## 誌謝

本書各篇，除另外注明者，原先均刊載於中央副刊書海六品專欄，謝謝所有編輯的辛勞。

- 1 《國際冷戰用間錄》，民國 52 年 6 月初版（筆者小五），譯自 *The Secret War: the story of international espionage since World War II*, by Sanche de Gramont, 1962。
- 2 李昂·尤瑞斯 (Leon Uris, 1924–2003) 於今年 (2003) 6 月 21 日因腎臟衰竭在美國紐約過世。



# 天人之際

——生物人類學筆記

## 目次

純真年代——代序

- 1 談「科普」 1
  - 2 科學人 5
  - 3 談「性別」 9
  - 4 同志仍須努力 13
  - 5 談「母性」 19
  - 6 大腦的十年 23
  - 7 人在自然界的地位 27
  - 8 發潛德之幽光 31
  - 9 時窮節乃見 35
  - 10 演化風雲再起 39
- 附錄：古爾德去世 (1941.9.10-2002.5.20)
- 11 科學作家系譜 47
  - 12 民可使知之 51
  - 13 談「複製人」 55
  - 14 基因的迷思 59

- 15 基因圖譜? 63
- 16 追獵杭丁頓基因 67
- 17 粒線體夏娃 71
- 18 大道之行也 75
- 19 尋 根 79
- 20 不問蒼生問鬼神 83
- 21 向左看，向右看 87
- 22 寧有種乎? 91
- 23 人類最危險的神話 95
- 24 猩球大戰 99
- 25 同舟共濟 103
- 26 以血肉築長城 107
- 27 前浪死在沙灘上 111
- 28 熱淚心聲 115
- 29 物理不外人情 121
- 30 優雅的雙螺旋 125
- 31 科學家的自述 129
- 32 科學界的社會責任 133
- 33 人民科學 137
- 34 悟生理之易失 141
- 35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145
- 36 山盟雖在 難 難 難 149

- 37 石神亨與妻訣別書 155
- 38 惡意的缺席 159
- 39 人猿泰山 163
- 40 你有你的 / 我有我的 / 方向 167
- 41 火燒圓明園 171
- 42 而今安在哉 175
- 43 李約瑟百歲冥誕 179
- 44 談「東方」 183
- 45 日本科學 187
- 46 滾石不生苔 191
- 47 百年榮耀 195
- 48 「人性」是複數的! 199
- 49 困而知之 203
- 50 百體皆血肉之軀 207
- 51 明於庶務 察於人倫 213

人名索引 217

# 1 | 談「科普」

十多年來，「科普」在國內書市已成為顯眼的類型，可是那些書幾乎全是由外文書翻譯過來的，所以製作「本土科普」的呼籲，時有所聞。不過，我們對於國外的科普書是怎麼製作出來的，似乎少有討論。

以美國為例吧。儘管許多科普作品都是大學部課程的指定讀物，或上課教材，寫作「科普」在學術界仍然可說是犯禁的事。剛出道的博士，尤其不可從事。他們得迅速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論文，讓同行知道自己的存在。日後的升等或長期聘書，就看論文的數量與品質了。許多科普作品都是資深教授的作品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即使出版社找到資深教授，製作科普書的問題這時才開始。科普書雖然自成一個文類，到底市場不大，比不上羅曼史，用不著說，連心理、勵志之類的書，都比不上。因此科普書作家的競爭壓力非常大，只有高手中的高手，才有機會嶄露頭角。難怪我們熟悉的科普名家，例如美國哈佛大學的演化生物學家威爾森 (Edward O. Wilson, 1929– )、古爾德 (Stephen J. Gould, 1941–2002)，作品都能譯成許多種外文。

寫作科普的首要條件，是對本行有通識，又文筆流暢，能「講理」。如果文筆不行，找職業編輯幫忙，是個行得通的辦法。編輯在美國算得上令人尊敬的行當。例如甘乃迪 (John F. Kennedy, 1917–1963) 遺孀賈桂琳 (Jacqueline Onassis, 1929–1994)，過世前在紐約知名的出版公司「雙日」(Doubleday) 擔任編輯，達 16 年。受尊敬的行業，能人輩出，不在話下。但是如果學者說不出什麼有意思的東西，就一切免談，什麼編輯高手都沒輒；而說出有意思的東西，就有賴通識了。

其實科普這個文類，是高手的表演場，高來高去，外行人看熱鬧，內行人看門道。因為學術這一行在 20 世紀完成「職業化」，發展出一堆清規戒律，無論論文也好，教科書也好，都有死板的固定格式。學術人口增加、論文數量暴增之後，許多科學期刊對篇幅都有嚴格的限制，甚至規定論文以發表新資料（例如實驗數據）為主，而「討論」的那一節，字數越少越好。因此科普不僅是向外行人介紹一門學問或一個研究領域的發現而已，許多人願意寫科普，是為了科普比較自由的文體，可以表現學問，發抒想像，甚至意在言外，針砭本行。許多學者願意讀本行的科普，不乏窺伺別人功力、甚至偷師的意圖。

當然，在美國也有年輕學者以科普為「主業」，他們受到的市場壓力尤其嚴酷——因為沒有人可以光憑科普贏得學界的名聲。他們是過河卒子，成王敗寇，

經得起市場的考驗，才能闖出名號。生物人類學博士費雪 (Helen Fisher, 1942-) 就是一例，她的三本書國內譯出了兩本，去年出版的 *The First Sex*，中譯本《第一性》上市不久 (先覺出版社)。

通常這類作品都由經紀人企劃製作。書的經紀人在美國也是一個講得出字號的行業。他們對時事、流行的讀者品味，都必須嗅覺敏銳。甚至書的內容與重點，他們都介入很深。流利的文筆、流行的口味、作者的博士 / 教授頭銜，是這類作品的起碼條件，至於有多少睿見，就很難說了。我們必須注意的是：它們的賣點，透露的主要是時尚。將科學新知包裝成消費品，是大學問。欣賞這套學問，得另闢蹊徑。斤斤計較書中羅列的事實，推敲其中的邏輯，煞有介事，恐怕就是緣木求魚了。

(2000年9月27日)



## 2

## 科學人

在國內辦一份類似 *Scientific American* 的刊物，一直是許多有志科學教育的人的夢想。1970 年創辦《科學月刊》的前輩，就是以 *Scientific American* 作目標的。現在 *Scientific American* 臺灣中文版《科學人》終於創刊了，可是冠蓋雲集的創刊記者會與媒體的大幅報導，卻對當前科學教育的重要問題，少有評論，對這份刊物的期許，流於浮面，白白將「國家競爭力」、「知識經濟」等流行口號化為實質討論的機會放過了。

其實美國的 *Scientific American* 是辦給社會的菁英階層看的，論文字、論內容也只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才能消受。因此在國內出版《科學人》，目的絕不是掃除迷信，甚至也不是普及科學知識。

科學不只是有條理、有組織的知識，科學是一種特殊的認知方式。因此愛因斯坦才會認為「中國何以沒有產生現代科學」的問題沒有多大意義，該問的是：何以科學會在西方發展？

例如中東、埃及、印度、中國四大文明古國早已透過邊長分別為「3、4、5」的直角三角形知道直角三角形的邊長關係，但是只有希臘的歐幾里德 (Euclid, 與



孟子同時) 想要以公理系統證明「勾股平方的和等於弦的平方」。而且「證明」云云，不只是合理就成，還必須符合特別的規範。這都是特定認知模式的結果。科學受好奇心鼓舞、想像力啟發，這都是老生常談，關鍵在對宇宙秩序的特定信心。已知的人類社會中只有古希臘文化的後裔才繼續發展科學，其他社群全靠採借，而且往往並不順利。

例如中國人自古相信天行有常，卻又溺於「易」理。易有三義，曰簡易，曰變易，曰不易。這不是說相聲嗎？說不變又會變，讓故弄玄虛的人佔盡了便宜，天行的「常」又算什麼？現在國內算命有商機，樂透有明牌，登大位看風水，一份美國期刊的臺灣中文版有什麼著力的空間呢？

《科學人》創刊後，反而凸顯了國內平面媒體在科學教育方面缺乏分層分工的現實。在美國，至少可以區分出 3 個層次，報紙是最基層。美國的大報都有科學版，至少 3 到 5 大頁，每星期固定刊出，例如《紐約時報》是星期二，《波士頓環球報》是星期一。《紐約時報》的科學版甚至國際知名，許多國外媒體都會訂購，因此養得起專業記者。

第二層是推廣型的科學期刊，例如商營的 *Discover*、紐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出版的 *Natural History*。再高一層才是 *Scientific American* (月刊)、*American Scientist* (雙月刊) 之類的期刊。